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郭氏傳家易說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七十九 經部

郭氏傳家易說卷八

宋 郭雍 撰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上篇始於乾坤之成卦繼以易簡賢人之德業下篇始于八卦成列繼以乾坤示人易簡其道雖相類然上篇言所未盡者見于下篇是相為終始之道也象非重卦而後有也盖始于八卦成列之初三奇三偶

皆象也爻因重卦而後有六位剛柔是也觀此則知象始于包犧畫卦之時而爻立于文王重卦之後故聖人設卦觀象則易之為書以象為本矣是以成列則有自然之象重之則有自然之爻有剛柔則有自然之變有繫辭則有自然之動皆非聖人之私意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有象而後可重重而後有爻有爻則有剛柔剛柔推而有變剛柔相推以此易彼迭盛迭衰猶日月相推

之義也象爻易見而變為難知故聖人必又繫辭而
明其吉凶以命之也因動則生吉凶因吉凶則聖人
繫之以辭故繫辭雖本于明吉凶以告人而君子必
觀吉凶而後動是繫辭所以命之故曰動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上言繫辭焉而命之而動之說未詳故繼言吉凶悔
吝生乎動所以終其言也蓋謂聖人繫之以辭者所
以明其吉凶悔吝以告人使人知吉凶悔吝莫不生

乎動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剛柔者爻之剛柔也爻有剛柔則可相推相推故變變故自乾坤而成八卦自八卦而為六十四所以剛柔為易之本也變通謂剛柔之變通也一剛一柔即變也相推不窮即通也剛柔相推所以明時之異故曰趣時也吉凶者繫辭之所明也君子玩易之辭而知吉凶故以貞勝也貞正也吉凶之道正則勝而常

吉匪正則弗勝而常凶如是則吉凶在夫正與不正之間故惟貞可以勝吉凶也上言爻在其中故此復言剛柔立本上言變在其中故此復言變通趣時上言動在其中故此復言吉凶貞勝皆所以明在上未終之意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上言吉凶以貞勝故此復以天地日月天下之動明

貞之義也天地之所以示人日月之所以常明皆正也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者亦以一則正二則非正也吉凶貞勝之道亦若是而已矣然聖人之辭所以盡意意盡則辭止意之未盡則再三言之所以復言三貞之義于以見聖人之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乾之示人以易也確然不易坤之示人以簡也隤然无變是為天地貞觀之道也由乾坤示人易簡觀之則八卦六十四莫不有所示故效其所示之謂文像其所示之謂象于是雷風水火山澤之異與夫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説之情莫不具于爻象矣爻象動乎卦中而吉凶見于人事聖人用其道故觀變以成功業學者究其微則由辭以知聖人之情能事畢矣然自八卦成列以及于斯與上篇首章互有

發明其歸一致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賛化育故以位為大寳也大寳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寳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寳也然位唯仁可守不仁則失之故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髙位且足以資人之生

者皆曰財得其所資則人聚失其所資則人去斯民一日不可以无者也聖人理財非自用也生聚人而已又正其辭以出號令禁民爲非以明法禁此五教五刑之用有義存焉然天地易簡一于生而已聖人法天地亦一于生曰仁曰財曰義皆所以生斯民者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之道道之大全也有古以來聖人用之未嘗絶也自包犧畫而有卦文王重而有書于是斯道明矣故世言易始于包犧者葢言因易之書而後其道明也故繫辭論卦亦以包犧為始然聖人必觀天下之象而後畫卦故包犧觀象于天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細大无不察也近則取諸身遠則取諸物内外无不取也如此而後能畫卦八卦既成則神明

之德于是乎通萬物之情于是乎類所謂通于天地應于物類者也前乎包犧未之有也故言始作八卦然爲天地雷風山澤水火者皆包犧法象于天地也動物之屬馬牛雞雉皆鳥獸之文也植物之屬木果竹葦反生果蓏皆地之宜也爲首爲腹寡髮廣顙心病耳痛取諸身也自身之外皆取諸物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盖取諸離

自以類萬物之情已上言包犧所以畫八卦自作結

繩之下言取諸離之義八卦者道之大全也作之所以明道于萬世也離者道之一也聖人遭時用道以利天下趣時者也聖人不能獨盡天下之時故亦不能盡用天下之道是以明大全之道于方來而其遭時所立不過一二而已故明與不明係乎聖人而用與不用又係乎時焉雖聖人不能必也包犧之時未有犧牲故作結繩為罔罟以佃以漁而已當時之人知為罔罟佃漁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

後知是道有取于離故曰盖取諸離離麗也罔罟麗
道也然包犧始作八卦所謂係乎聖人者也作結繩
而為罔罟所謂係乎時者也此聖人道與時之辨也
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盖取諸益
包犧有犧牲而未粒食炎帝氏為耒耨之利以教天
下故號曰神農然則粒食自神農始也取諸益者益
以重震巽二木成卦故有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之象

而其象則曰木道乃行粒食木類也耒耜木教也故言取諸益然則益以益下為道又有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之義耒耨之利是亦益下之道也亦其益无方之道也皆備易之三義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古之聖人所以利天下者非自用其私智皆有取于易此聖人洗心之道也為市以合民取諸噬嗑者嗑

合也凡合之道皆本于噬嗑此言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是又合之大者故曰取諸噬嗑也方神農時有八卦而已文王未重未有益與噬嗑也而此言取諸益取諸噬嗑者蓋六十四卦之畫象雖始于文王而六十四卦之道未嘗无也百世之下獨有孔子能追明其道若曰耒耜之教雖始于神農考其所取蓋益道也爲市合民亦雖始于神農考其所取蓋噬嗑之道也于是而爲言曰蓋取諸益蓋取諸噬嗑以明

雖未有易之時而自古聖人所用之道亦不過六十四者而已天下之道不能外是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是道固有久矣文王知而重之為書故曰因而重之由孔子之辭則知文王之所作者易之書其非文王之所作者易之道也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先儒惑于二卦故謂神農重易誤矣渙隨諸卦皆同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時異則事異于是乎有變唯聖人能通其變則民不困于事是以不倦于有行也故雖聖人神道設教不過宜斯民而已宜民則非甚高難行之道亦不過為舟車臼杵弧矢宮室書契之類凡可以利斯民後世之所不能易者皆是也知道之人固以是為聖人之

道不知道之人謂聖人之道變化超忽如神豈在舟車臼杵之間哉故聖人先言宜民而知後之制器皆宜民之道也然自易道觀之道窮則必變變而後通通則可久況用之于民者乎故自包犧神農黄帝堯舜氏皆能通其變者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非天私此數聖人也天之所祐民之所宜皆在夫通變之間耳易凡三言自天祐之吉蓋謂如是之祐皆聖人有以自致則无不利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
垂衣裳而天下治謂无為而治也能无為而治者无
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
下盖取諸渙
渙之為卦木上而水下是以有舟楫之象故其象曰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盖取諸隨

致遠之道人之所難也不有所隨安能有所至哉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所以取諸隨也且聖人之所用以致遠者道也故聖人隨時之義在道衆人之所用以致遠者牛馬也故衆人之所隨牛馬而已然舟車者皆人所恃以致遠故隨渙皆言致遠之利使天下之民得舟楫牛馬之用知舟楫牛馬之利又安知聖人取諸隨渙哉此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

豫備豫也備豫之義蓋非一也此獨舉重門擊柝者
黃帝堯舜之世獨有此耳不若後世防禁備豫之密
也以黃帝堯舜之世猶設是焉則後世之君可不豫
為之防哉豫之一卦本無備豫之義而孔子又明備
豫于此者以見諸卦之象无窮不可以一義盡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有實中之象而臼杵致實中之利自神農氏興
耒耜之教臼杵之制不可无也故黃帝繼之萬民以

濟此皆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無弧矢之象而弧矢取諸睽者非謂物乖爭而弧矢足以威之也蓋弧矢之用以睽而發也弧矢相睽則發而為用睽之至則為用亦至故弧矢二物有至睽之道存焉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同而異者其唯弧矢異物而同功乎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

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宮室之制上棟下宇有覆物之象天之道也大壯有

天之道而動則人事故為宮室之象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上古之世知簡不知禮故葬親之薄有至于此喪期

无數者哀盡則止也聖人為之制禮然後棺椁有度

則喪期可知矣大過雖取其過于厚然四剛居中有

堅中之象故取以為棺椁也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可不過于厚乎上世嘗有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者孟子謂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此蓋聖人易之以棺椁取諸大過之意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未結繩之初結繩所以為治也結繩之後書契所以為治也結繩書契皆所以防小人之偽非待君子也

夬之為道以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書契所以取諸夬者亦以決去小人之偽也自離至夬十三卦與本卦之義多不同以見卦之象義皆不可一例窮盡能變而通之則其利亦无窮于天下矣此之所言亦其一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之為書卦象莫知後先雖聖人觀象以設卦卦立

而象復見于後故易之為書象而已象也者所以像天下之有象者也象爻皆出于卦象已立之後彖所以內明一卦之材爻所以外效天下之動爻立然後吉凶生而悔吝著此成易之序也

陽卦多隂隂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竒隂卦偶其徳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隂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宜其多陽也隂宜其多隂也今則反是其故何也

陽以奇為主陰以偶為主陰陽德行又何也此聖人設問之意也凡陰陽二卦皆以陽為君一君而二民者其道順也順故為君子二君而一民者其道逆也逆則為小人其故其德行以是而知也橫渠先生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自憧憧往來至莫益之十一義皆明聖人所以玩易之辭盖將致用于天下以終上篇擬議之道也道以用為大故聖人以中庸為至者道之用也自一心之正推而及乎天下自一性之盡推而至于盡物皆用

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者此也且以咸卦論之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其志意未定也孔子于此雖論何思何慮而極天下往來之理而論之則知文辭往來二字非徒然也是所謂玩辭也且往來理之常也有往必有來有來必有往理勢之相感然也往而不來來而不往理无是也知往來之說則凡憧憧往來相感无定固有理存不必皆從爾思也惟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則天下何思何慮矣盖朋從爾思者

爾所感也不從爾思者非爾所感其往來自相感也日月寒暑是也有以屈信相感者尺蠖龍蛇是也有以精義相感而致用者聖人是也此雖殊塗而同歸于感也又何必朋從爾思乎故日月往來則明生寒暑往來則歲成尺蠖之屈知其必信龍蛇之蟄知其必神然則聖人精義入神豈用以寂然而已哉必將致用于天下利用安身豈用以私一己而已哉必將崇德而廣業是皆往來屈信相感而利生出于自然

者也然非往則不來非屈則不信非精義入神則不能致用過此以往皆非聖人致用之道是以聖人未之或知也蓋謂繁而見於事業者也若是則窮神之妙知化之極非聖人盛德孰能與此觀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至九五而後飛龍在天此所謂屈信相感精義入神以致用者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

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非所據失道之正是以名辱身危也太甲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妻者至親而易保入宮必可見者也非所宜爲而爲之者終至于不能保其妻子尚安能保四海乎此所謂失道者寡助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君子以道存諸己而困於外者在時是以藏器于身猶有待也括結也結則有閡凡无其道則括非其時則括動而不括然後出而有獲此章盖語成器而後可動動亦必有時焉故也藏器于身有其道也高墉之上斯其時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小人非不知天下之所謂善惡亦非不知天下之禍福也蓋昧于善惡幾微之際故積而至于大惡以受天下之大禍者多矣聖人憫其愚而受禍也于是制刑以小懲之懲其小而誡于大則終无大惡大禍之虞是豈非小人之福哉此所以屨校滅趾于初然後終无咎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惡之道皆積而至非一朝一夕之故積惡不已能无終凶乎明善惡之積知所當為知所當去斯謂之君子已夫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安危存亡治亂盖相代相生之道是以聖人居安慮

危故終无危亡之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道之用无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可用皆一安有

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盖因鼎而言也鼎非

也于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

不勝其任之凶君子不罷則无限量矣故形而上者

為道形而下者為器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謟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

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人有君子小人之辨者以君子知道知道則知幾矣

小人不知道不知道則不知幾矣是以小人不恥不

仁不畏不義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皆以其不知幾故也且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言吉則凶可知君子由幾而趣者吉也故此獨言吉方豫之時其介如石有无逸之戒居上居下无與為豫者是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而為知幾之君子也且諂瀆至微也而鳴豫之凶有由諂瀆而生者是其所以為幾也君子極深研幾則能盡神故曰知幾其神乎知微知彰自微而知著也知柔知剛由一而知二也是皆知

幾之道也知幾則能成天下之務是有長人之道故為萬夫之望横渠先生曰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顔子亞聖之道未能无過故論語稱不貳過未能无得失故中庸言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由此則知庶幾于聖人矣故此言其殆庶幾乎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男女之化生皆由致一以交感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以交感也損自泰來由乾坤而為艮兊故有天地男女之象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

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君子慎于持滿之戒脩此三者以保其常全蓋懼益之極也益道未極則人必與之人與之則益日至益道既極則人必莫之與莫之與則莫之益也故傷之者必至此固損益常理況立心勿恒之人寧无凶乎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此章論易之為書也乾坤二卦在易之書猶易之門學者首當明乾坤之義也自道言之三才之内无非物乾坤雖非天地萬物以類言之亦陽物陰物也況在易之乾坤見于卦象者乎乾坤合陰陽之德而後有剛柔之體盖言先得乾坤陰陽之道而後見于象者剛柔之體具焉剛柔之體具則六十四卦由之而生故觀其象則可以體天地之撰明其義則可以通神明之徳矣六十四卦稱名雖雜而不越乎乾坤剛

柔之一道稽其言之類不過于幾微禍福吉凶悔吝

豈皆衰世之意邪是亦聖人之情見乎辭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

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

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之為書也所以彰往聖之道察方來之變而垂教

于无窮其微顯闡幽所謂顯道神德行也開明大道

至于六十四其當名辨物正言斷辭无或不備雖其

稱名小者其取類大也旨遠者道具于旨也辭文者道顯于辭也其言屈曲而發无不中其事肆直而理无不精開明失得之報以濟民之所行故曰因貳貳者失得也斯道得則吉報之斯道失則凶報之故吉凶所以為失得之報也前言當名謂卦也辨物謂象也正言文象之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始于包犧而興于文王故曰中古作易者其有憂

患乎蓋謂文王也說者謂既有憂患則須脩德以避患故明九卦爲德之所用誤矣夫聖人修德又豈係于憂患乎而孔子言此者蓋以聖人居崇高之位道行于天下爲帝爲王參天地賛化育則易行乎其中矣固不必有作也及其道不行于天下而憂患天下後世之深欲力以斯文昭示來世則不得不作矣此文王所以蒙大難而作易也然則孔子道不行而繫易其亦所謂憂患者乎故憂患者蓋憂患後世之不

復與聞斯道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聖人用易上篇言之詳矣而脩德之事或未盡也故舉九卦以明之夫擇可履而履之故為德之基謙以持之為德之柄復以反之為德之本恒以可久為德之固損其害己之欲故為德之脩遷其益己之善故

為德之裕困而不失其所亨故為德之辨改邑不改井井猶性也案原本脫此句今據大易粹言校補故為德之地巽以申命行事故為德之制此聖人以九卦成德于內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說而應乎乾和也辨上下定民志至也尊而謙益光之道也復之早辨不遠復也剛柔皆應恒是以雜而

不厭也懲忿窒欲先難後易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長裕不設也不設者不居于一方也困窮而通人窮
而道亨也井居其所而能遷其不窮之養也巽之申
命其稱也順而入之其隱也此九卦之性情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
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聖人因履之和以和行因謙之遜以制禮因復以自
反于道因恒以不變其德因損以去其害己者因益

以遷善因困而亨道則无怨尤于天人因井以辨勞民往來之有義因巽以行申命之權是皆聖人用九卦以見于有行也權者反于古而宜于今道之權也非小人之狙詐也堯舜傳賢而禹傳子權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亦權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人之于道不可須臾離也故于易不可遠可離者非

道可逺者亦非易也易之為道數遷而變動未嘗止周流六爻或初下而升上或由上而降下以剛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常道拘也唯變所適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人之學道能不逺易則出入行藏必謹其度外焉知

懼則懼其失于有行内焉知懼則懼其失于脩身憂患者一己之憂患也故者天下之務也明于憂患與故則自一身以及天下无或不明也人能明此以不遠易故也雖无師保教訓常如父母之臨豈无因而然哉知易之道須臾不可遠離而已且如臨父母則敬易之心存焉易之言敬有二道有接物之敬需所謂敬之終吉是也有先物之敬坤所謂敬以直内是也接物之敬有作有輟直内之敬雖造次顛沛无時

而非敬故常如父母之臨之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者聖人言學易之道也學者初循其辭以揆其道而後可以得其典常典常大要也（案原本句上脫典常二字今據大易粹言校補）苟非其人能盡學易用易之道則易道安能有行于世哉然君子之于學也有二道有率其辭者自外入也故易之為書不可遠有率其性者由中出也故中庸之道不可須臾離書不可遠則道不可遠矣道不可離則書不可離矣明乎此然後善學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前曰易之為書蓋明易之道此言易之為書蓋論卦爻之要皆終以學者之事且自一卦論之原始要終上下不遺為一卦之質也卦名之義名其質而已如乾之為乾也原始要終知乾之質為健故名其卦曰

乾至于潛見飛躍則非質也六爻之義剛柔動静吉凶悔吝之不同各從其時與物之異而已是則潛見飛躍之謂也此卦爻之義不能一也爻之初為難知及其上則易知者本末之不同也初者事之始事之微其辭則擬之而已故為難知上者事之終事之成其辭无隱故易知也若夫雜辨天下之物論撰衆人之德明二者之是非則非其中爻不能備矣盖言初上本末不能具也說者以二五為中爻此章論六爻

相雜之道既言初上本末于其上則下言中爻者二五三四皆是也蓋二五三四皆為人道雜物撰德辯是非人事也故中孚以三四為中而王輔嗣亦疑初上之无位此言雜物撰德則兼天下之物與德為言非止二五君臣而已故知捨初上之餘皆中爻也而其辭言不備者謂非此四者不能備天下之象也學者要中爻之存亡吉凶以考其所居得失皆可以自知此所以不可遠也彖辭明一卦之義物德是非存

亡吉凶未能論辨者觀乎彖辭則思已過半矣此又言學易之要在夫彖也先儒或謂彖辭為文王卦下之辭非也直令之彖耳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二四陰也三五陽也陰陽之功同而位則異也二之多譽中也四之多懼近君也此其善之不同也二四

宜以柔居之而柔之用近不利遠者則六二何其多譽乎然要其終所以无咎者六四不若六二之用柔中故也三之多凶五之多功其貴賤不同位有當不當也三五皆宜以剛居之而九三多凶者賤而失中也五柔則危而剛則勝者貴而得中也上言中文而此論二四三五盖其同功而異位者皆中文也王輔嗣不辨四者爲中文而反以初上爲无位不知以六位言之則初上不得爲无位以中文言之自无初上

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為書廣大无不備者蓋有三才之道焉故六畫非他也兼三才而兩之之道也一卦之道各有變動因其變動而别言之故為爻此言六位之辨也爻有

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謂二四三五之類是也物雜九六則以剛柔相文故曰文文之當其位則吉九之于五六之于二是也文之不當其位則凶六之于三九之于四是也大致如此故曰吉凶生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文王遭紂之世蒙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危懼也

懼斯道之不聞于天下後世也後世得其言則危者可平失其言則易者可傾其道甚大天地之間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人以終始則使人慎終如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要其歸終使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說者或以危為述憂危之事使後世危懼避患或以危為微不正之辭二者皆非聖人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横渠先生曰恒易故知險恒簡故知阻又曰易簡故能說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或者言亹亹勉也以意逆之則謂天下之事功也定吉凶成亹亹皆由乾坤之易簡故也諸侯之慮侯之為衍字故王輔嗣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凡人道變化云為之間吉事則先見其祥象事則先

知其罷占事則知方來皆言人事不能先見是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于上下而已不能自成其能也唯聖人成其能以備三才之道此所以參天地而賛化育也聖人亦豈自謂其能哉人謀鬼謀百姓與其能而已所以致是者有道存焉道者易也既曰人謀又言百姓者猶洪範之言卿士庶民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八卦有象而未有言故以象告六十四卦之後有爻象之辭故曰以情言剛柔相雜而後有得失故吉凶可見是三者皆卦所具之情也變動以利言者聖人變而通之以盡利故變動主於利也吉凶以情遷者卦之吉凶因人善惡而遷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

感而利害生

六爻剛柔各因其愛惡相攻而後有吉凶逺或相應近或不相得則有悔吝此皆言爻之情也亦猶在人情偽相感而生利害與爻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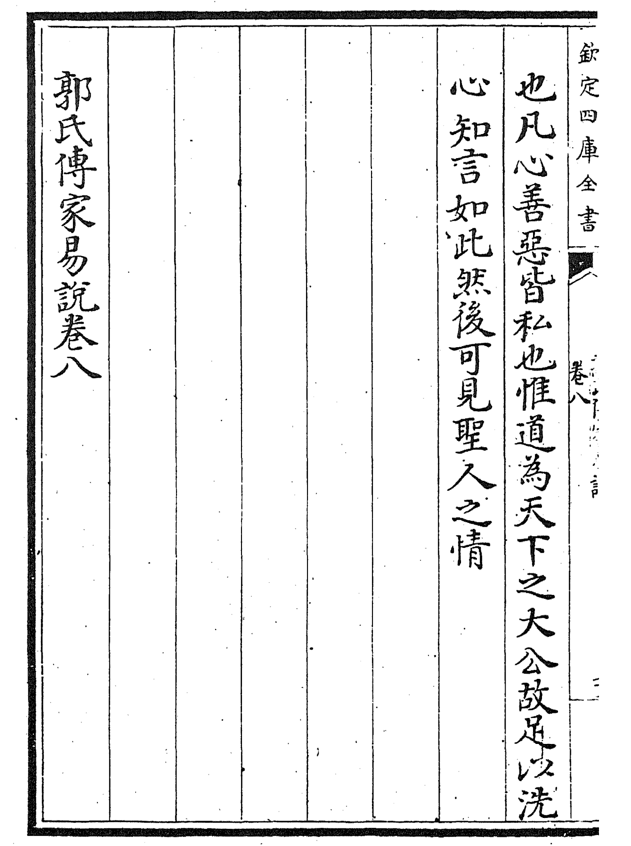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凡易之情與人之情何以異哉自六爻觀之相近而不相得則凶矣雖无不相得或少害之亦悔且吝也

人之情蓋亦猶是此蓋重釋上言吉凶悔吝利害之

說以先言人之情偽相感故此復言凡易之情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六者之辭宜无與于易焉然由六者觀之則易之辭蓋无是也然聖人作易所以无是六者之辭者以聖人之辭出于道未嘗出于胸中之私也六者之人所以有六者之辭者各因其心之私而不自知其為是言也以是知衆人之所任者心而聖人之所任者道



也凡心善惡皆私也惟道為天下之大公故足以洗心知言如此然後可見聖人之情

郭氏傳家易說卷八

郭氏傳家易說卷九

宋 郭雍 撰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說卦論說八卦之道而此極重卦而言者明八卦六十四終始一道耳或者言聖人謂包犧也然以八卦

六十四卦言之則非獨包犧矣聖人以道幽贊神明故生用蓍求卦之法猶繫辭言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是道本于神明聖人能生之是為幽贊之道矣故有神明之道有幽贊之道有生蓍之道以道合道故能生是道也此言變化之始也自蓍道生而後數可倚數可倚而後卦可立卦可立而後爻可生作易之道終矣易成而後道德理義有所寓聖人窮易之理盡萬物之性復于天道故曰以至于命此章自幽贊

之始至以至于命盖明以此道始復以此道終有无循環實由一道非聖人有私意以作也微顯闡幽而已天地者數所由生陰陽者變所由生剛柔者萬類所從生故參兩觀變發揮之也易于道德无違也和順顯發之而已于義无作也明辨之而已盖言象辭之間其道德與義本諸自然聖人因之而作易特載以明之而已故聖人于玩易之際復用此道以窮理盡性至于命也窮理者窮天之理也盡性者盡天之

性也然後不失其所謂天之命矣是知聖人由道以
生易由易以復于道非聖人則无生无復謂之聖人
作易可也然異乎衆人之所謂作者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
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
易六位而成章
前章自作易生蓍終于性命而止此章復因性命之

說而詳言之以見易之為書所以能至于命者以本乎性命之理故也性命之理即天地人之道也性命本一故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君子不謂性命因天地人而言之則天道之謂命人道之謂性于是乎有别矣是以陰陽柔剛仁義各異其名也陰陽者天之二道也柔剛者地之二道也仁義者人之二道也天地人之道各二所謂三才兩之也易能兼三才則皆兼其兩之之道此易之畫所以六而後成卦也

然則文王之重不得不作矣蓋出于三才自然非文王之私意也自六畫成卦而後三才陰陽之位具于是乎迭用柔剛之文以居之則變化見矣故曰六位而成章也章者變化之道明見之謂也分陰分陽非謂立天之道陰陽也言三才二道皆一為陰一為陽見于六位也迭用柔剛非謂立地之道柔剛也言三才陰陽分為六畫迭以九六柔剛居之也故三才二道不兼九六言之則曰六畫兼明九六柔剛而後謂

之六位是以六畫成卦特有其象而已至六位成章而後道大明也方包犧未分三才陰陽故卦止三畫文王重之以備三才陰陽故六畫具由此言之則三畫之道不為不足六畫之道不為有餘孔子言立天立地立人言包犧之道也言陰陽柔剛仁義言文王之道也包犧立其始文王成其終孔子明其終始三聖人實出于一心是為同道道同故其書同一聖人不作則斯道不明後世不復有聞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天地之位定然後山澤雷風水火相與為用或異體而交通或同氣而相薄或不相入而為用此八卦所以必相錯之道也八卦不相錯則道雖立而不及于用是以聖人重之重而後可以數往知來人之道數往者順而易知來者逆而難易之逆數未見其難者非止卜筮之用蓋由其道之始必知其道之終也是

亦原始可以要終知微知彰之義故孔子以知幾為神衆人獨知卜筮而已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天地雷風功用與八卦同故或言象或言卦其實一也動止說又其性也散潤晅又其功也君其道也藏其德也互言之知其互備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

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天道始于震萬物從之皆出而有生生而齊齊畢出也至離而明明則可見至坤而養養而後物成物成則說乾以純陽居陰地故陰陽相薄而戰自出至戰久勞于外必歸而有以休息之故勞乎坎息之而後終終則有始此雖萬物之情實天之道也故言帝以先之自天地定位之後皆論八卦此章獨異復有重釋之辭盖上論八卦之位未明言其所故下復明言之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如是則无嫌于重釋之也

唯絜齊之義難通求其意則齊一而已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道則道也易則書也聖人則人也獨神為无方而三者皆有之故道亦有神易亦有神聖人亦有神神非別一物惟以其道之見于用而妙萬物者名為神也易與聖人之神皆一也因妙萬物而言之為神故曰妙萬物而為言也觀易則知神之為貴究神之為言則知道以用為大此孔子所以言中庸其至矣乎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熯萬物者莫熯乎火説萬物者莫説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論象其序與前八方之卦同獨不言乾坤者乾坤妙萬物之神在六子而已莫疾乎雷莫疾乎風其神也萬物无以加之也故易皆取神物以為八卦之象至乾坤之神又不得而見之矣橈散也澤上為天

澤下為藪澤故莫說乎澤也天地之間山之養物為多故能終始萬物上言雷風則艮與山同功矣下言艮則雷風震巽同功矣其義互見非艮獨異也六子之象雖有動橈燥潤之功而或各專其用獨動獨橈不能變化亦不能成物必水火相須雷風相從山澤相通于是乎變化而畢成萬物況易之于卦坎離震巽豈能獨用也哉此聖人所以重卦之義也重之故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言乾坤之德與六子之性情所以釋八卦之名也八卦之名出于包犧氏上古之言止於八者而已文王能明之而不訓其義孔子訓之故後世可以學易非健順八字則易不復能讀矣故乾坤八字畫三才之道健順八字畫八卦六十四之道然則文王不載之簡編孔子何由而得之夫是之謂聖人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遠取諸物皆此類也說者或以巽主號令雞能知時義猶近之其言豕處汙濕狗善禁止鄙矣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乾元首之象也坤之含弘腹也陽動于下足也順于下而動于上股也坎幽利聽離明利視艮具動靜而

下垂兊為口舌而上向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兊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坤天地父母皆一道也此論父母男女之象故乾坤主父母而言六子之變自下為先震自坤變而得陽畫于初巽自乾變而得陰畫于初故皆曰一索而

為長男長女也坎自坤變而得陽畫于中離自乾變而得陰畫于中故皆曰再索而為中男中女也艮自坤變而得陽畫于上兌自乾變而得陰畫于上故皆曰三索而為少男少女也一二三之義取于三畫之初中上也王氏云索求也自坤而求陽皆男也自乾而求陰皆女也卦變之義蓋始于此文王之重亦无以異也故說卦首章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王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

艮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繫辭言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皆所謂類萬物之情也乾之于八卦天之于三才君之于臣父之于子金玉之于土石皆一道也是之謂類也乾之道天之形人之首皆圜也寒冰西北之位也大赤乾剛之色也馬行健也良則善于其道也老則久于其道也瘠馬駁馬未詳其旨先儒或以瘠為柴益非也孔氏又謂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

豹雖古人有說亦誤矣未有蹄物能搏虎豹者也或言有獸名駮食虎豹事非經見亦非馬類疑无其字借用駮耳非駮馬也又言果實著木如星之著天如是則果爲星象非天象也乾元爲萬物之始居羣物之上萬物之所資焉而果者木之始也木以果爲始亦猶物以乾爲始也然聖人言此使學者知其道无乎不在也此亦舉其大槩耳安能盡言天下萬物之象哉觸類而長之斯可矣自人言之則千夫長百夫

長夫之于妻長之于幼亦皆乾也自物言之宮室之覆車蓋之象亦皆乾也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亦皆乾也山河雖坎艮之象方其于丘垤于行潦則乾也至于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孰為乾之道又有在于虎狼螻蟻之間者乎故知其道无乎不在特知而用之者鮮矣八卦之象皆然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

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布均皆猶地之德釜猶地之化吝嗇陰性也子母牛蕃生也大輿厚載也物雜則生文數偶則衆柄為化權純陰之色黑大赤之反也八卦之義最難通故聖人詳其所象亦立象盡意之謂也詳其一卦所為之象然後可通一卦之義不然則乾坤八卦非親質之三聖人終莫知其為義矣惟八卦有象如此其詳故雖百世之下亦可閒而知之也聖人反覆言八卦于

前又列其卦言之于後得无深旨耶

震為雷為龍為玄黄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

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

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乾為純陽坤為純陰自乾坤相索一索而得震故震

為陰陽交變之始其去乾坤未遠也是以震備乾坤

之象為具體而微者錯而言之則其色玄黄玄黄天

地之色也别而言之則龍乾畜也決躁乾剛也旉與

大塗坤之道也其于馬者因乾而言也其于稼者因坤而言也其究為健乾也為蕃鮮坤也蒼筤萑葦反生皆盛生之物雖為陽卦陰道盛也善鳴動而有聲也馵足作足陽動于下也卦以白為陰的顙陰在上也此亞乾之四馬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木為曲直曲直為工白陰也長高木象也進退風性也臭以風而傳物以進退而不果陰卦多陽是以其究為躁寡髮剛上也廣顙重剛也為多白眼近利市三倍未詳其象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江河谿澗皆水也溝瀆人所為者也隱伏水性也矯
輮弓輪方圓曲直之易也加憂心病耳痛血卦陽陷
于中也坎再索以中為主中得乾之剛故為赤震坎
皆有馬象者得乾德之餘也美脊亟心陽在中也下
首陰居上也薄蹄下亦陰也流揚故為通流不能止
故多眚離日而坎月也盜小人之隱伏也木堅多心
剛中也于輿之義疑當作其于輿也為曳易曰見輿
曳又曰曳其輪故輿有曳而馬无曳也乾震之馬四

而坎之言馬五亦知曳為輿矣屯以坎為雲解以坎為雨而于此不言者于以見八卦之象不能盡言者多矣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離麗也火日電皆麗物而明者也坎陽為水而離陰為火者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故也坎艮不言中男少

男離兌言中女少女者互見也甲冑戈兵剛在外也甲冑自衛戈兵以外向也于人為大腹虛中之陰也乾卦燥也鱉蟹蠃蚌龜介物也介物甲冑類也孔氏云科空也科木上槁陰中而无實也與堅多心之義反矣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震自坤變故為大塗艮其小者則為徑路艮大為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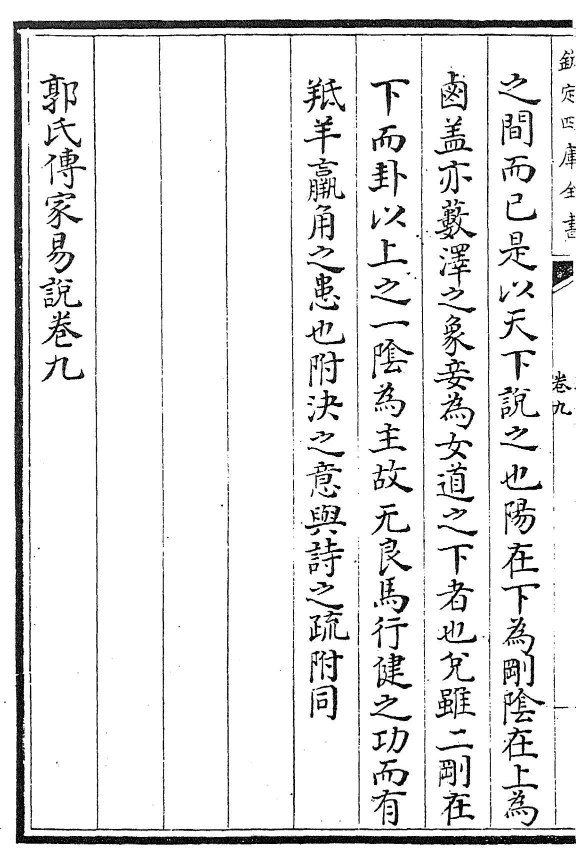
其小亦為石山與小石如坎水溝瀆之義門闕閽寺性之止也果蓏亦乾之餘陽也指亦手也陽過而在上无中下之剛是以陽卦之中獨艮不言馬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于獸畜之類无行健之功徒有噬齧之象狗鼠黔喙之屬皆是也震之剛動于下故言足坎之剛動于中故言心艮之剛動于上故言喙皆因所索而言也且坎之為隱伏也在賢者為隱在小人為盜艮之為利則為狗為害斯為鼠皆一義而二象

也堅多節者剛不中也中則為心不中則為節心則利用節不利于用二卦之辨也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兌藪澤之象亦為天澤雨有潤澤之功故雨亦名澤別而言之雨其物也澤其功也故坎與兌義不同也唯言其功故凡可以澤物者皆為兌又不止雨之為澤而已八卦之中三索而成者皆動于上也以陽動

者艮也以陰動者兊也陽動則有口之義而未見其象陰動則卦具口象于上故直言其為口舌也巫之通神以口舌而致精誠也古之巫與令之巫異古之巫誠人也令之巫妄人也誠故可用以通神妄非聖人之所用也口舌之用非止辯論是非毀譽而已或附或決或用以毀折也附猶誓命使天下之比附決猶號令之決小人毀折猶噬嗑之用獄除間以去天下之害則口舌之用大矣非小人之所謂口舌頰舌



之間而已是以天下說之也陽在下為剛隂在上為鹵盖亦藪澤之象妾為女道之下者也兌雖二剛在下而卦以上之一隂為主故无良馬行健之功而有羝羊羸角之患也附決之意與詩之疏附同

郭氏傳家易說卷九

郭氏傳家易說卷十

宋 郭雍 撰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

三才之序先天地而後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人居萬物之中聖人之道周萬物而濟天下則萬物復附于聖人故聖人與天地相似是以萬物盈天地聖人之道亦盈天地物盡則聖人之道盡孟子所謂塞乎

天地之間者也

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易卦三才也乾坤為天地惟人事不齊故自屯以往皆為人道然後可配乾坤以見乾坤之大非諸卦比也屯為人事之始故次于坤物之始生屯之始也其究則盈也卦或有一義或二三義言于此者或取其一或二三取之不必皆同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上蒙卦也下蒙物之蒙也物以穉而蒙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物穉不可不養故天地待聖人以成能養人為事也

案原本作養為人事也今據大易粹言校正

飲食欲也欲為訟之始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畜德畜賢畜君畜衆皆畜也是以比必有所畜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衆必有比比必有畜畜而有禮則安无禮則危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履之而通者安之道不通則不安非所宜履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泰否時也同有盈謙皆在人事自取之耳能盡同人之道則否傾矣舜文是也物不可者猶云物不能終

通終否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如罌之容物盈則不能有故有大者同天无物可以盈不盈為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以謙有大則絶盈滿之累故優游不迫而暇豫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豫猶中庸所謂素也素有富貴之道則可行乎富貴素有貧賤之道則可行乎貧賤行則隨矣富貴貧賤其所隨者也統言隨義不必皆為隨人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隨善道也喜隨人則失于无所擇故必有弊蠱者巳弊之事弊而知改為則可大故有事復為大之幾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天地可觀者也聖人與國皆可觀也而聖人又觀乎道故可觀皆大物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凡合在觀之後未有无所見而合者不獨大觀而後有合也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人之合則有上下長少非禮以飾之則无分无分則亂故不可苟合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自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聖人所以履泰傾否之美道備盡于斯其道極盡則有剝矣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剝窮則降而必復于道復于道則不妄以見小人之剝皆妄也是以小人无忌憚而君子惟誠之為貴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大畜畜无妄之道而已无妄之道天道也有无妄之道則可畜猶有天命之性則可率而循之是以君子存其心養其性使不失赤子之心者以此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有所畜則天道止于我矣不有以養之將復失其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大過之動非常動也不能大養其德者不可動養大

過之德如養枯楊使之生稊盖亦難矣豈可失所養而妄動哉此孟子所以養浩然之氣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過越非常則蹈陷害何所謂陷必有麗也或麗于險或麗于阻皆為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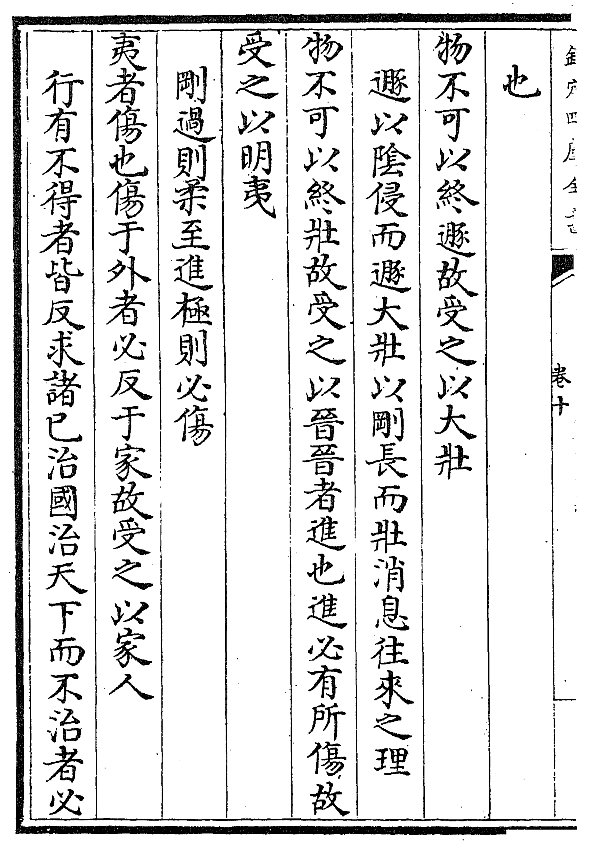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

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有天地然後生物人出其中則有男女男女人道之大夫婦人道之始父子君臣相因以生至乎上下分定而後禮義有所錯舉禮義而錯諸上下也人道以此為急无此則亂矣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日月久照尚有昃食況萬物乎久居其所而退者宜



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遯以陰侵而遯大壯以剛長而壯消息往來之理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剛過則柔至進極則必傷

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治國治天下而不治者必

反于家治自近始實一道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治道不可窮極有家有國有天下皆一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合則有飾乖則有難理之宜也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難必思戒思戒故可緩緩則不知懼不知懼則必失

損極則益益極則決皆理勢之常也

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人之于性決去其惡則德可遇其在國也決去小人

則君子可遇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相遇則道合而聚不合亦散矣故利見大人貞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

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聚而上進于道則日升升不知止則遇困遇困而後反下其常理如此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

受之以旅

動極而止止極復進進極必傷進以漸則有歸歸得其所則大窮其大則必失蓋非有大以謙故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説之故受之以兊兊者説也

窮无所容其入必決入然後感感則説不入則无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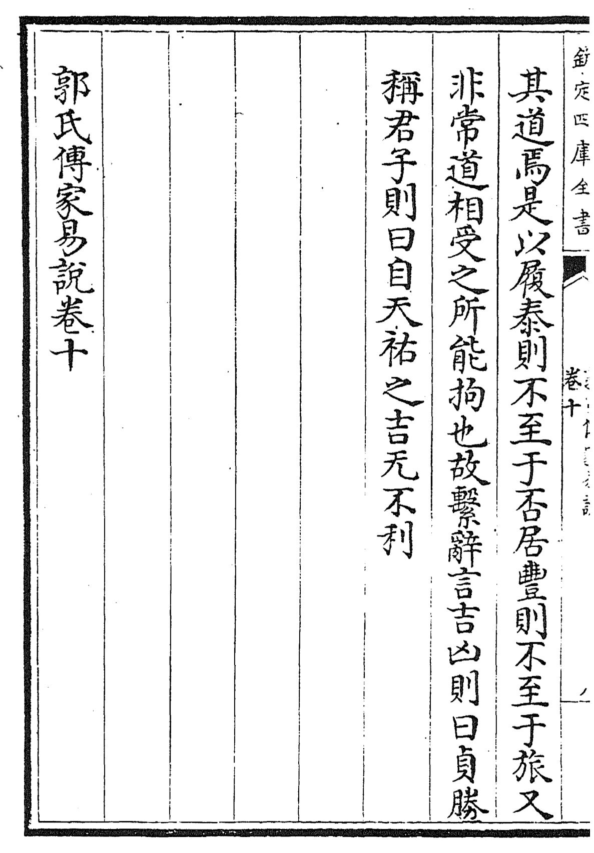
説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

受之以節

説而後羣疑可散散而无節則乖離矣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有節故可信如人之言无節行无節者皆不可信也信故可行行則有濟濟之極則復于未濟然自屯至于未濟雖皆相受之道而君子居而安之者又必有



其道焉是以履泰則不至于否居豐則不至于旅又非常道相受之所能拘也故繫辭言吉凶則曰貞勝稱君子則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郭氏傳家易說卷十

郭氏傳家易說卷十一　　宋　郭雍　撰

雜卦

乾剛坤柔

六子之剛柔索于乾坤六十四卦之剛柔重于八卦故卦中之剛柔皆乾之剛坤之柔也是以獨乾坤為

剛柔

比樂師憂

比以比輔從順爲樂師以相須行險致憂是天下可久比而不可久師也故比有永貞而師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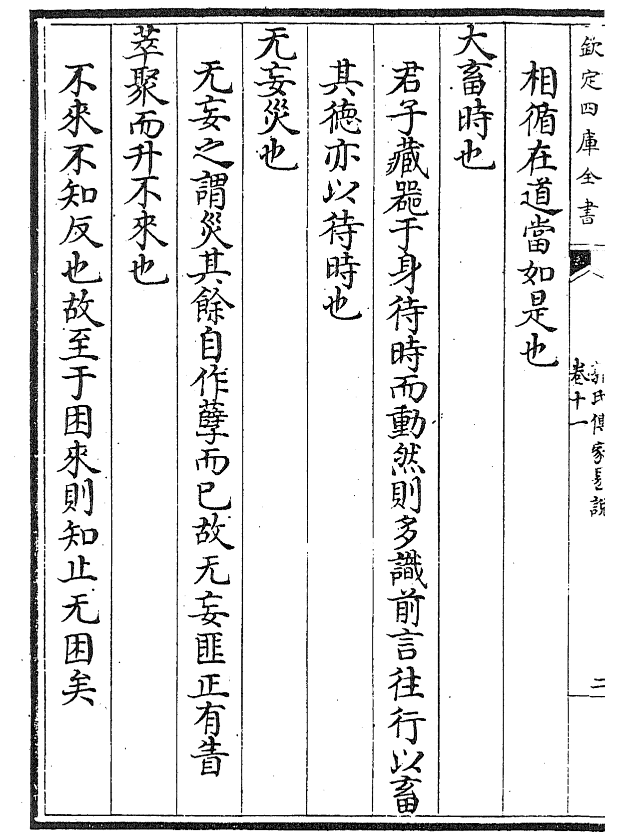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與所臨觀與所觀二卦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有求无與皆非臨觀之道有舜在上必有戴舜者是爲臨觀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旅皆近困旅困于已窮故失其居屯困于始生故

不失其居而利于有為也蒙未有所知之時中无所
執則雜而著見故發之屯之難見于彖者也蒙之稺
著于形者也
震起也艮止也
陽動起于震初止于艮終蓋震為一索之始艮為三
索之終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已必盛故為盛之始益已必衰故為衰之始消長



相循在道當如是也

大畜時也

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然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徳亦以待時也

无妄災也

无妄之謂災其餘自作孽而已故无妄匪正有眚

萃聚而升不來也

不來不知反也故至于困來則知止无困矣

謙輕而豫怠也

謙輕已豫怠已也以樂豫故心怠是以君子貴知幾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頤中有物則必斷故噬嗑利斷猶人之食也賁以白

賁无咎故无色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飾存焉

兌見而巽伏也

其道見則說其道伏故入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之道在此事在彼所隨有道不為事變故言无故

蠱弊事特加整治因飭之而已言非大有作也

剝爛也復反也

小人之道必害于物君子必反于道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與明夷朝暮之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誅

亦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爲困遇者柔遇剛之遇也遇其困我者也

咸速也恒久也

感爲天下至速之道所謂不疾而速者也

渙離也節止也

散則離矣有節故可止

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本于外疑家人本于內治故治家者必先其身治

天下者必先其家

否泰反其類也

否泰反類而相馴致之道故休否之道復反其類類謂陰陽之類如君子小人是也否反其類得君子則傾也泰反其類得小人則亂也在人道言之則曰君子小人治亂而已合三才言之故云類也

案謝主簿校證是書第八條謂脫故休否之道六十六字校補之今此本弗脫前數條亦然無須校補舊以謝主簿校證八條原文彙列卷末既嫌複贅且滋淆惑今附識于此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壯不知止小人之壯也君子之壯則有止遯之退大

壯之止皆克已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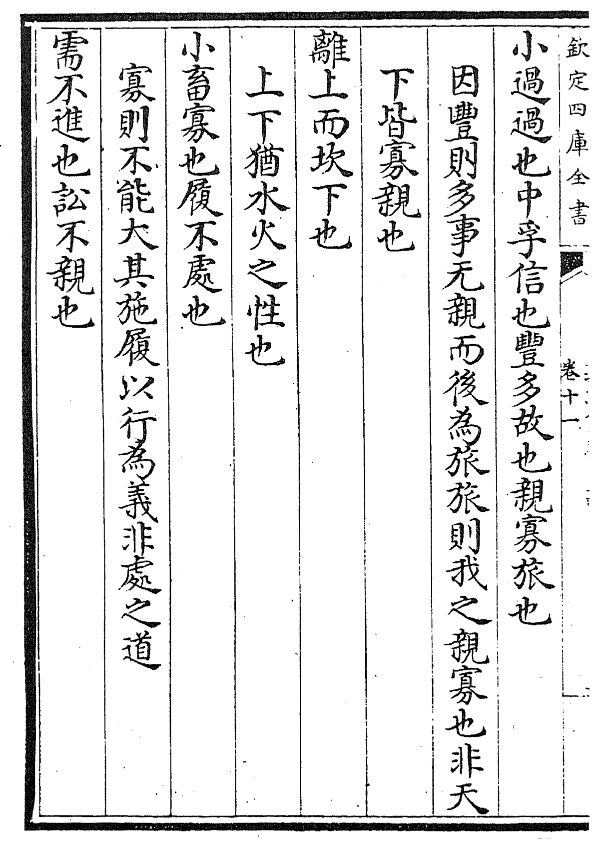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其有非一故衆衆則大能同乎人則天下親之易知

則有親同人之親其得乾之易乎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鼎之義相為終始是以去故取新共成一道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因豐則多事无親而後為旅旅則我之親寡也非天下皆寡親也

離上而坎下也

上下猶水火之性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寡則不能大其施履以行為義非處之道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有待則不能自進訟違行相親之道絶矣

大過顛也

中之四剛大難之象也有大難而本末弱故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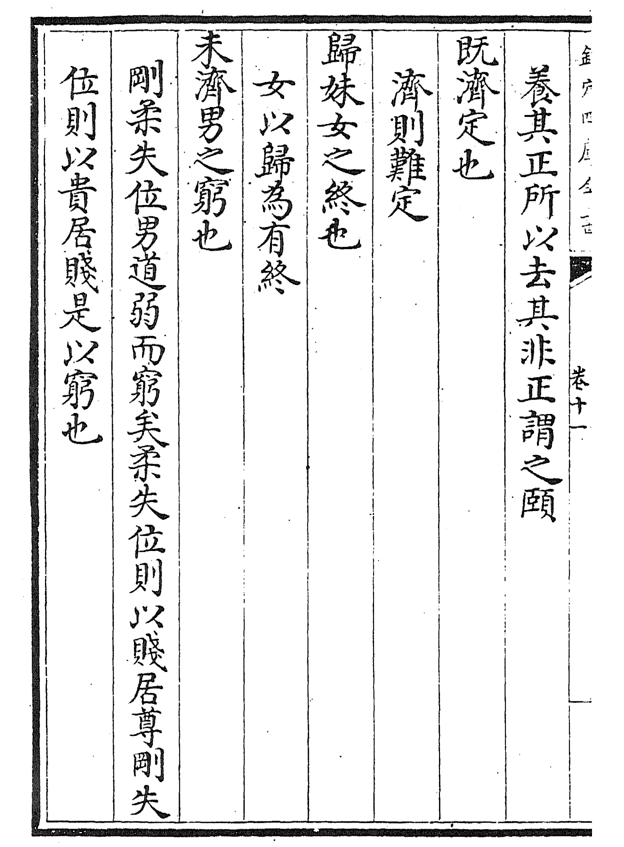
姤遇也柔遇剛也

柔之遇剛曰姤剛之來復不可謂之遇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待男而行其行漸也是以吉

頤養正也



養其正所以去其非正謂之頤

既濟定也

濟則難定

歸妹女之終也

女以歸為有終

未濟男之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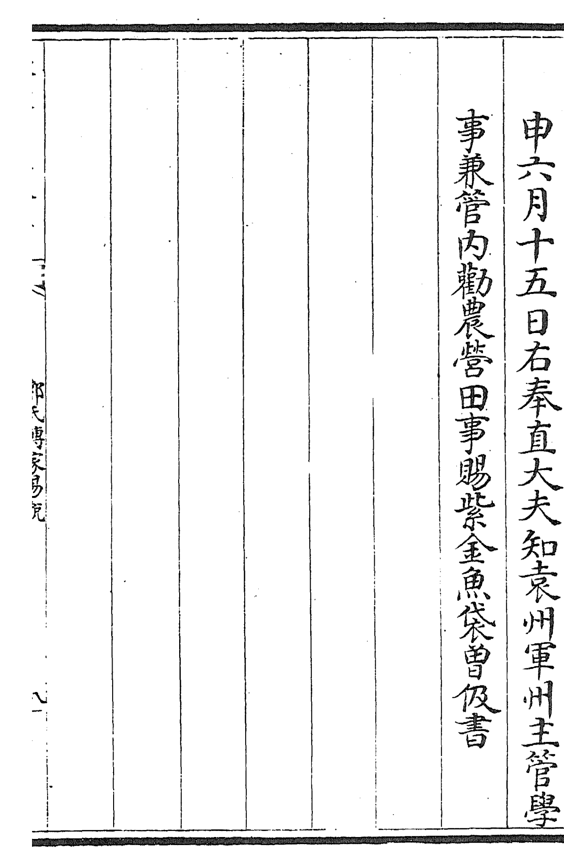
剛柔失位男道弱而窮矣柔失位則以賤居尊剛失位則以貴居賤是以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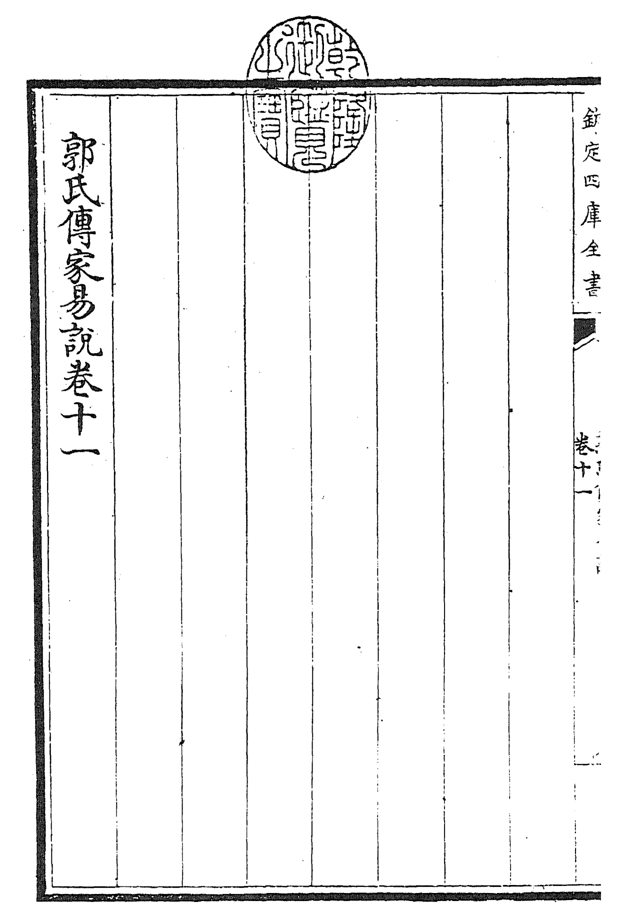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姤遇夬決始終之道異也聖人貴于行道每致意于君子小人之際故以是終之雜卦前皆二二相耦至大過之後獨各言一卦觀歸妹未濟之辭又非簡錯聖人之旨莫可詳究豈雜卦從變而言其序有不同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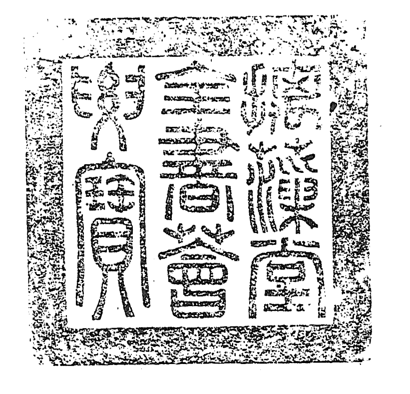
郭雍子和家傳伊川先生之學初示予兼山先生中庸解易說四學淵源論久之子和又以所著中

庸易說二書及兼山九圖相授其道則子思孟軻一出于誠廣而充之求為聖賢皆有益于德者也舉而措之事業可以迪哲爽邦則清静簡易悉本諸人情可无為而有成功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仍承之宜春奉詔書搜羅逸遺仍不揆輒以雍之學行薦于朝廷今又以其書傳諸學者苟有絲髮之益則愚之志願足矣仍以斯言寄子和乃報云子何為者耶吾將與書俱隱幸勿廣也隆興甲


申六月十五日右奉直大夫知袁州軍州主管學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曾伋書



郭氏傳家易說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